

刚认识的六位室友,集资买了一个木座温度计,它在寝室的墙上一挂就是四年。1982年毕业于校前,同学义烈请求收藏,并让我们五人在背面签名。

## 同学轶事

郭峭峰

回味大学寝室里的每一小片时光,都心动怦然。斗室中个个精英,虽根植于同一国度,但来路有别,年岁不一,他们天性中的斑斓光芒,曾让我目迷五色。

床位的安排,是辅导员事先定好的,报到那日,毫无纷争。六个床客支起六顶蚊帐,同窗之谊开启序章。时长四年,彼此间不自觉的精神探入,缓慢而深刻。

囿于篇幅,我只能先拿义烈说事。

来自江西的义烈,有个令人吃惊的本事,你请他看一篇万把字的习作,一年半载后,他竟能整段背诵出原文。唐诗宋词、千古名篇,只有你说不出来,没有他不知道的。义烈在文字上的默记才能,如有神助,遍数中文系,似

无出其右。1978年入学时,义烈已过三十,谢顶多年,看上去要持重一些,但他又是那个分分钟会羞涩的主,为本班老三届中仅存的单身。义烈以那年江西省高考文科总分前四,入读本校中文系78级。

老天爷让义烈具备某项天赋,也给了他几样恶毒的缺点,比如,他的平脚板。这样一个腆腆的人,走起路来,肩膀左晃右摆,一副狼三狼四的样子,和他内心如履薄冰的调性,完全撕裂。

义烈的父亲早早病故,全家由九江市迁入庐山一带村落,母亲也从城市女眷,变一介村妇。义烈六岁上学,去学校的路上,背个竹篓,回家带回满满的猪草。后在庐山中学住读,周末仍不忘背回猪草一篓。来来回回的上学路上,年年岁岁上山盘旋,义烈默诵着形形色色的古诗古文,用以打发行路的寂寞。

斯文如义烈,三餐不离剧辣。每次寒暑假回来,都会从印有为人民服务字样的灰色人造革旅行袋里,捧出一个二十多厘

米高的广口瓶,里面是满满的泡菜,一律以赣州的小米椒腌制。一截相貌老实的白萝卜,我只轻轻一咬,就像在嘴里点着了一只电光鞭炮,半边脸颊由内而外早已麻木。那种具有超级渗透力的剧辣,对我的味蕾,是一次丧心病狂的施虐。很有趣,本室垂涎者五名,是排好队凑上去领教九江泡菜的。真是五个贱骨头啊,只在瞬间,室内大乱,呛呛,捶胸顿足,五个人同时嘴上不停地叭叭和嘶嘶,泪眼相对,不知南北。眼看着我等被辣翻,义烈煞有介事地很男人起来,笃定地双手一摊,风风凉凉地说,人家吃了几十年了,平常的东西嘛!

班副老高相貌堂堂,是鲁西南版高仓健。他的铺位在我头上,入校前是菏泽的一位村支书。他喜欢在蚊帐中捧读,穿着宽大的花布裤衩,双腿插进印满牡丹朵朵的棉被里,“梁山”牌卷烟一夜半包。高支书的蚊帐,入学三月已然熏黑,在五顶白色蚊帐的包围下,特别醒目。而那时,人们对尼古丁比现在要宽容。冬日凌晨,从上位的蚊帐里,会伸出一截热烘烘的玉臂,怒而不将在黑暗中推开气窗,将满室烟气

我几岁开口说话,我母亲没有告诉过我,懂得说话是在1972年年底,当时我在江西生产建设兵团九团三营担任营部书记。有一天,营教导员(农垦农场连以上干部大多数都是现役军人)跟我说春节快到了,要开一个办公会议,有一项议题:给两位地方上的副营长一次性生活补助25元。过了几天开办公会议,议到最后一项议题,营教导员就说给两位副营长一次性生活补助20元,我急忙插话:“教导员,那天您跟我说是25元”,教导员立即大发脾气:“你是做会议记录的,怎么可以插话?”我眼泪哗哗往下流,知道自己错了。营长(现役军

人,行政级别18级,比教导员高一级)就说:“你怎么能这样对待小柴呢?他还只是一个孩子!”两位副营长听到少了5元钱,自然站到我一边,帮我说话,那时5元钱可管用

## 说话是个艺术活

柴俊勇

了。从那时起,我懂得了说话。

说话是个艺术活,我到了60岁才悟出这个道理,说话对象、说话场合很重要。比如说,在医院里不能说这个人走了,医生不能说你来医院晚了;跟长辈或领导同志吃饭时

不能说要饭,要上饭;不能说我给领导倒酒,要说我给领导斟酒;不能说我给你倒茶,要说我给你续茶;领导讲完话,要说请移步就位,不能说让领导下台……

如今我才悟出来,大的事情想好了说,小的事情幽默地说,提醒的话儿悄悄说,知心的话要看对象说,复杂事情要简单说,急的事情要慢慢说,有的事情边做边说,有的事情到死也不能说;做到说话坚决不说,真话不能全说;做到看到文人能说话,看到农民能讲猪。话说得好让人笑,说得不好使人烦。说话是个艺术活。



边看边聊



夜光杯

路过友人家的庭院,忽见北阳台前的树枝上悄然绽放几朵淡黄的耳,遂掏出手机拍下它的芳香。耳边似飘来蒋大为深情的歌声:“你正蕴育着生机一片,春风吹来的时候,你把美丽带给人间”。蜡梅淡而清纯的花香吸引着我,细细地端详着它,越看越是喜欢。

当我还是一名小学生的時候,记得有一年春节前,看到几位大姐姐手捧着黄色的花,笑语盈盈地从我眼前走过。我走进她们刚去过的一户人家,站在一位扎辫子姑娘的身后,看她用英雄牌钢笔的尾部,伸进一个加热的已融化黄色蜡笔的小碗里,旋转了几下,然后粘在枯树枝上,栩栩如生的五瓣蜡梅插入玻璃瓶中,那逼真的造型与桌面上的真花无异,几可乱真!

这是我记忆里最初的蜡梅,它曾点缀过儿时的冬天,带给我浓浓的喜悦。那个年纪,我还没有读过唐宋诗词,不知道苏轼和黄庭坚写蜡梅的诗句,更不可能与诗人进行一次穿越时空的交流。所幸我在母亲的帮助下,学会了制作“蜡梅”,一株株黄色的花朵插入瓶中,成为那年春节家里的一道风景。虽然已过去了50多年,那种温馨和美好的感觉,一直留存于心。特别是母亲的温情陪伴,给了我“一冬不被风吹落”的美好生活。

长大以后,我依然不忘儿时的“蜡梅”带来的欣喜。蜡梅开于寒冬,插入花瓶中,其清香弥漫室内,会感到幽香彻骨,心旷神怡,也为萧瑟的冬日增添绚丽的色彩。远在国外留学的女儿曾画过一幅水墨画《暗香》,简单几笔勾勒,没有“乱花渐欲迷人眼”的繁复,只有“赏心只需两三枝”的简净,仿佛幽香扑面,令人回味无穷。

因为蜡梅大多会在腊月开,人们就误用成“腊”。明朝进士王世懋在《学圃余疏》一书中说:“考蜡梅原为黄梅。故王安国熙宁间尚咏黄梅。至元祐间,苏黄命为蜡梅。”宋代诗人范成大写成《范村梅谱》一书,这是我最早的花著作。他在书中明确指出:“蜡梅本非梅类,以其与梅同时,香又相近,色酷似蜜蜡,故名蜡梅。”

蜡梅凌寒而绽,高洁空灵,不仅馨香优雅,而且有美好的寓意。自古以来很多文人墨客欣赏蜡梅,写出了千古绝唱

## 时有暗香度

戴旭东

看到母亲去五公里开外的邮局取回外婆从宁波老家寄来的年糕片,直淌口水。那一碗鲜香可口的年糕汤可是年夜饭上必不可少的一道汤,我们全家都爱吃。母亲说,过年了,外公外婆想你们了!

如今,我见到蜡梅花开,就想起了儿时与母亲的相伴,以及她为我制作“蜡梅”的情景。母亲的笑脸依然在我的身边,而那遥远的思念啊,深藏在我的心底。时光里有些东西,并不会随着光阴流逝而逝去,花开花落间,留下的是最美好的记忆。

刚从职场停歇下来两年,随后便进入疫情三年,囿于家园时间明显增多。去年春季,生活剧情的反转让自己本不喜欢的底楼住房变成香饽饽,于是干脆垦一半小院开荒养草,度过一年特殊的时段。

我们在该屋居住了近20年,搬来时还是初小生的女儿至今已而立之年了,多年前流行的深木色地板早已暗沉,主卫生间浴缸形同鸡肋,厨房台面板更出现多条沟壑裂纹,信手置放的细碎,令老房子杂如乱草,简直一无是处。所幸多年来一直喜欢的实木门板依旧完好,厨房虽不是时下美邻新装的现代风半开放式,倒还温馨实用。尤其是老家具,自己能历数每样的来历:一角民国式样的方桌是从母亲家要来的旧物,房产证时代我们三代人蜗居15平方米的一居室,儿时的姐弟俩就在上面耍玩、三餐和复习迎考;厅里的长沙发则是工作后,路过陕

## 时尚

的诗词。在当代,人们对蜡梅也是情有独钟,它在腊月里常常是不少人家里的首选插花。蜡梅的品种主要有素心蜡梅、大花素心蜡梅、磬口蜡梅、小花蜡梅等。我在欣赏蜡梅之时,懂得岁月里的那一缕暗香,是平淡生活中相依相随的陪伴;是繁花落后的那份珍藏,是百转千回的那一份执着。随之而来的回忆中,似乎又见到母亲撑起雨伞挎着篮子行走在风雪中,去供销社购买过年的食品和我日思夜想的红鞭炮。

老师微笑着说:那你觉得应该得到一个什么成绩呢?义烈嘟囔地说:除了优秀,还能是什么呢?大家都笑了,甚至有人鼓掌。

那次考试,义烈鬼使

一座祠堂。青砖墙面,是黑的,泛着淡淡的花。高高的木门,老了的。上面的砖雕,老了的。大门关着,看不见里面的老。抬头看,大门上方的大字,要比附近田边坟头上的小字,大了很多。门前的石阶,可以让人坐下。一坐很久。

西南路东南亚家具店,一眼看上印尼的藤编家具后买回的,配个老竹篾面的木榻作茶几,化陈旧为包浆、天然为神奇。设计师爱淘物件,国际博览中心每次家具展撤展拍卖是我热爱的场,几件老木饰品连同旅游捎带回的“猎”物混居一室,带着小小满足感。无论身处哪里,这个满是“爱”的填充物的老家,在看过业内多种精美的样板房、名人之家和放下出行的拉杆箱后,依然能成为松弛肉身的居住容器,再次验证了“金窝银窝不如自家草窝”的真理。

当然还有父亲的遗物,一只我不舍得更换的皮革旅行箱,里面是一箱子他攒下的旧邮票,一小叠一小捆,执着地存在于我的近旁,时而去打开看看。时光飞逝,20年装修续存期的



兔梅报春

神差地谈了周天籁写的《亭子间嫂嫂》中女主人公的形象。每天气窗咣咣一响,便是凌晨四点。记得,有次现代文学课期末考试,让大家当堂就文学史中的一位著名女性形象,写一篇不少于八百字的短评,比如祥林嫂、瑞珏等。考试后,老师要做一次评卷分析。那天,四个班在一起上课,老师请义烈站了起来,问道:这次考试,你是唯一选了没有编入现代文学史的小说人物,作为分析对象。你是出于什么考虑呢?义烈低着头,耳根热红,声音含糊,说,老师,1942年,属于现代文学史的时间范畴吧,我们所能看到的现代文学史,略去很多著名的民国小说,这又是出于什么考虑?老师不易被察觉地愣了一下,老练地避开了义烈设的辩论陷阱,说:那天你是在认真答卷吗?义烈说,是的,我真到,连及格不及格,都不在乎了。

大学毕业后,义烈分在九江一所院校教授古文。他简化了人际关系,日常活动宽度,仅到实用的边界。他为自己选择了隐沦的生活。

大学毕业三十周年庆典,各地同学从四处赶来上海,义烈是带着使命来的。本班同学聚会,筵开三席。义烈无心饮食,双眼一直锁定在任一家大出版社社长的同学身上。义烈终于站了起来,向社长边上的一个空位走去,迟了一拍,座位被占,他窘迫地在原地打转,不知所措,勉强找到隔开社长两三人的一个位置坐下,

## 祠堂 (外一章)

魏鸣放

比如,一些小纸片,碎布片,破旧的皮革条子。最好,一个人坐在半封闭的阳台上,坐在外面绿树与红花之中,只用剪刀,只剪东西。有一种声音,我不想说。



兔梅报春 (剪纸)肖静

等着说话机会,他手上还有个塑料袋。

时间起码过去了十五分钟,交际手段僵硬的义烈,无计可施地坐等着,一点都插不上话。他的犹豫不决让我心酸,我不得不走到社长跟前,把他请到义烈边上,让他们单独在一边聊了起来。我看见义烈拿出一袋皱巴巴的庐山茶叶,社长极为明智地收下了,义烈又拿出了一包文稿,社长也收下了。我移开目光,不让义烈发现我在看他。

一周后,社长把我叫到他在福州路的办公室,把义烈的作品给我看,是类似箴言录格式的文字,

确实缺乏卖点,义烈和市面的互动,已经几乎没有。社长说,由你转寄,帮我宽慰几句。我将原稿和社长所赠的一册精装版《叔本华哲言录》寄给了义烈。

约二十天后,一个快递纸箱出现在我面前,是义烈寄的,里面是二十本自费印刷的简易读本,书名是《感恩录》。他把那个退稿印成了小册子,让我在同学中传发,真够执拗的。

义烈终身未娶,当年,我曾对他说过,你或许没有恋爱的能力吧。他脸红了,并没有反对。

毕业后,两地相隔,来往有限。几年前,义烈在家中突发心梗离世,被学生发现,已是七日之后。查了一下,在那几日内,我是给他打过两次电话的,他应该就在铃声边上。那只破旧的木座温度计,当时仍挂在他修葺一新的教授公寓里,我们寝室五人的名字,静静排列在义烈告别人世的地方。

## 七夕会

冲淋浴,更换新型保温的门窗,DIY重做美缝处理;为隔离宠物猫涉足,寻找到一种拉帘营造成了灵活的玄关地带;舍地暖,代之更有效能和灵活的石墨烯热源的某取暖“地脚线”,即开即用,适合自小生活在上海弄堂、做人家的一份安然。冬日着羊绒线衫、套一件背心在十余摄氏度的空间和着一件T恤在25摄氏度的室内哪个更自在,实在是各人各口味的选择。

确实,对于知天命年代的爱屋改装这件事,我执着地把它当成对老“树”进行诊断和修剪,而非一味地拔除。梳理自己的喜好,保留着其主干再去扩展它的年轮。只要功能的逻辑线并未与人生的变化相悖,也是环保性与合理性的一次尝试。

水仙花又绽放了,坐在老旧的宅中,欣然发现二十年前初心的光芒依然清晰闪亮。